

他重傷之下，看出來分不清小昭和周芷若，鮮血泊泊流出，將小昭的上衣染得紅了半邊。

旁觀衆人不論是六大派或明教，都是活不成了，何太冲搶到張無忌，刺了一劍，心下均感不忿，眼見倚天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那一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粉，說道：「敝派玉靈散是傷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更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

小昭扶着他緩緩坐下，朗聲說道：

「那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

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

快說。快說啊。」

「若在平時，何太冲是何等身份，怎

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

急之下，仍是沒口的急問：「金蠶蠱

日已然落敗、

小昭哭道：「走開！你忙什麼？」

？怎麼辦？」嵐崙派的何太冲夫婦

是焦急，他們只道已服下金蠶蠱毒，

張無忌若是重傷而死，他們解毒無人

，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

，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

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